

《伤寒论》“强几几”音义释疑

林 绍 志

山东省临朐糖尿病医院, 临朐县城山旺路 77 号, 262600

通讯方式: lqlinsz@163.com, (0536)3391012

[摘 要] “项背强几几”是太阳病的重要症状, 但对于“强几几”的音义, 历代歧见不断。结合太阳病的临床表现, 《伤寒论》的成书目的、语言特点以及作者的语言环境和现状, 从训诂学、考据学角度否定了“几几”说、“紧紧”说和“沉沉”说, 认为当以“几几”说为是。

[关键词] 伤寒论; 强几几; 考据; 训诂

对于《伤寒论》“项背强几几”所表达的“项背拘紧不舒”之含义, 人们并无歧见。分歧集中在“强几几”的读音, 以及由此产生的语义上的细微差别。虽然探讨这一问题的临床价值不大, 但却关系到中医理论的准确和严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化,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遗憾的是, 每一种观点都存在漏洞。笔者认为, 只有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 结合理论和实际综合分析,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强几几”, 《伤寒论》中凡两见, 一是 14 条“太阳病, 项背强几几, 反汗出恶风者, 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一是 31 条“太阳病, 项背强几几, 无汗恶风, 葛根汤主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几”字, 大体有以下几种读法。

1 “几几 (shu shu)”说

这种读法影响最大, 也最具权威性。追根溯源, 这一读法由成无己首倡。他在《注解伤寒论》中说: “几几者, 伸颈之貌也。动则伸颈, 摇身而行。项背强者, 动则如之。”并进一步解释道: “几几, 音殊。短羽鸟飞几几也。”中有方有执的附会继承: “几几, 鸟之短羽者, 动则引颈几几然。形容病人颈项俱病者, 俯仰不能自如之貌。”大学教材多宗此说, 使得这一读法深入人心。但综合历史和现实分析, 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 这一学说违背了训诂学“历史的、现实的”原则。①从历史的角度看, “几几”之说依自《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中收录了“几”和“几”两个字。“几”是一个象形。像刚脱壳不久, 羽毛纤短的小鸟欲行之状。《说文解字》释曰: “鸟之短羽飞几几也。象形。凡几之属皆从几, 读若殊。”《广韵》做: “市朱

切”。“几”字在《说文解字》中收录, 典籍中却罕见。除了“同受, 击兵也”(《精蕴》)外, 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用例。由于“几”是受的声旁, 用“几”代受只是一个简便用法, 就像用“厶”代“私”一样。所以“几”虽非废弃字, 却是冷僻至极。“几”字的作用, 结合《说文解字》, 有学者提出, 是给予“几”为声符的形声字, 如受、鳧(现读 fu)找一个根^[1], 这就是“几”的作用。但将《伤寒论》中的“几几”读作“几几”, 则明显缺乏历史的渊源和具体的事例做支撑, 反倒符合考据学“孤证不立”的原则性错误。②说它违背了“现实的”原则, 有两层意思: 一是不符合临床现实。临床上, 发生“葛根汤证”时, 患者有“项背强几几”的不适感, 却没有“如短羽鸟飞”之强迫状。也就是说, “强几几”是一个症状, 而非体征。“强几几”的解释明显脱离临床现实。二是不符合《伤寒论》的现实。《伤寒论》是一本通俗性、实用性很强的书籍, 口语化是它突出的语言特色, 目的就是让读者易懂、会用, 怎会使用“强几几”这种晦涩玄奥的词句。

其次, 这种解释存在着语法上的错误。“项背强几几”这句话中, “项背”是主语, “强几几”是谓语部分。如果“几几”确是短羽鸟欲飞之状, 那它就是一个副词, 在句子中充当表状态的状语。在古汉语中, 虽然状语后置是一种常见现象, 但一般限于两种情况: 一是表处所、方式等的状语以介词“于(或乎)”、“以”组成的介宾短语的形式出现, 如“青, 取之于蓝。”极少时候不见介词, 也只是省略而已。如“将军战河北, 臣战河南。”就是谓语“战”之后省略了介词“于”。二是表状态的状语后置则需要介词“如”、“若”的介导, 如“动若脱兔”。古汉语中副词, 特别是表形态的副词直接后置做状语, 难求其例, 不合常理。

最后,这种解释有悖原著。郝万山先生曾专门对“强几几”做过考证,“亲自看了赵开美的《翻刻宋版伤寒论》。《翻刻宋版伤寒论》是模拟的宋版原貌,每页几行,每行几个字,每个字的字形特征,他都是照着原样临摹的,那个字就是明明有勾的。所以这个字应当改成有勾的这个‘几’字”(《郝万山讲伤寒论》)。可见,“𠂔𠂔”原本就是“几几”。

2 “紧紧(jin jin)”说

由今贤钱超尘先生提出。理由有四:一是“查遍古代文献,未见‘𠂔𠂔’作过记录语言的符号使用。”二是引《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据毛亨注“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拘貌。”得出了“把人君所穿的赤鞋勒紧不使它松懈,这种状态叫几几,……几几表示的是一种拘紧、勒紧、不灵活的状态。”三是据段玉裁注“𠂔,读若《诗》云赤舄几几。居隐切。”得出了“几几”读“紧紧”(jinjin)的结论。四是根据《说文解字》“𠂔,固也。从手𠂔声。读若《诗》‘赤舄𠂔𠂔’”,延伸到“‘𠂔’训牢固、不灵活,而‘𠂔’的读音与‘几(jin)’读音非常相近,则‘几几’之义为拘紧不灵活而读音为 jinjin 则无疑义了。”^[1]

这种观点,与“𠂔𠂔”说相比,存在历史渊源,证据较为充分。同时,作为“拘紧”之义,“几几”就是一个形容词,可作谓语,不存在语法错误。该观点同样影响广泛而深远。细究起来,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几几”非“𠂔𠂔”;二是“几几”乃“拘紧”之义;三是“几”通“𠂔”。由于“𠂔”字的确未作为文字使用,所以,第一点是正确的。但追根溯源,第二、第三点则有失偏颇。

第一,不符合《诗经》原意。就“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句进行分析,《说文解字》云:“舄,𩇑也,象形。”段玉裁注:“舄本𩇑字,自经典借为履舄字而本义废矣。”又谓:“鸟,舄焉,皆象形。”而𩇑有两解,一是音义同“𩇑”;二是音义同“雉”。《广雅》云:“舄,履也”。由上可知,舄,原本指鸟,后来借用为鞋了。

在周朝,鞋子不但是日用品,同时还是重要的礼仪饰品。朝廷设有“礼舄制度”和专职官员。“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周礼·天官》)。这说明,舄不是一种普通的鞋。晋·崔豹《古今注》:“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不但如此,它的前头还有一个弯曲上翘,像鸟嘴一样的“鼻”。这是舄的主要特征,也是舄由鸟借用为鞋的主要原因。由于鞋子的前端是最容易受损伤的部位,这个“鼻”能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同时又做装饰之用。它绝没有“勒紧不使它

松懈”的鞋带之类的设置。周朝对鞋的颜色也有严格规定:“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周礼·天官》)这样,我们就知道《诗经》为什么要用“赤舄”来表现主题了。既然赤舄是“人君之盛履”,足着赤舄的公孙,一定是一位级别最高的大人物。诗文正是通过“赤舄”来体现主人公的高贵和豪华。这样的“赤舄”是不可能“拘紧、不灵活”的。在《诗经》中,叠字的使用非常普遍,多达三百余个。这些叠字都是强调或修饰中心词。“几几”在这里也是修饰“赤舄”的,因此,“几几”不可能是“拘紧”之义。高亨《诗经今注》解释道:“几几,弯曲貌。”毛亨亦谓“几几,拘貌”,也是弯曲的意思。这个“拘”,不是“拘紧”。“句”通“勾”。凡带“勾(句)”的字,本身都有弯曲之义。所以,高、毛所注的“几几”均是修饰中心词“赤舄”。“赤舄几几”就是“赤舄勾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说的是大腹便便的公孙先生,穿着华丽的带勾的红色鞋子,大摇大摆地行走。

此外,“几”是否通“𠂔”,二者是否是通假字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对此已有学者指出^[2]。原则上通假字的古音要相同或相近,“几”古音见母、脂部,“𠂔”为溪母、真部。两字古音不同,不可能构成通假。”因而,“几”通“𠂔”,是“牢固”之义,也就不能成立。

既然“几几”不是“拘紧”之义,“几”与“𠂔”非通假字,“几几”就失去了读“紧紧(jinjin)”的基础。笔者注意到,钱先生亦引《说文解字》中“赤舄𠂔𠂔”为据。的确,《说文解字》有“𠂔,固也。从手𠂔声。读若《诗》‘赤舄𠂔𠂔’”之言。考“𠂔”今读 qian 和 xian。《广韵》苦闲切。而《集韵》谓:“𠂔,古作𠂔”。又丘闲切,音慳。又丘耕切,音铿。又轻烟切,音牵。又丘寒切,音看。可见,无法从“赤舄𠂔𠂔”中导出“几几”读“jinjin”的结论。再回到最具证据力的《说文解字注》的“𠂔”与“几”读音关系上看,“几”读 jin 仍然不能成立。因为《说文解字》原文云“𠂔,谨身有所承也。从己、丞。读若《诗》云‘赤舄己己’”。

第二,不符合太阳病的临床表现。太阳病的“项背强几几”是项背拘紧不舒服,而不是固定、不灵活。

第三,不符合《伤寒论》用于通俗化的行文风格。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说道:“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看得懂,学得会。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文中应用了大量的俗语、口语,使《伤寒论》浅显易懂。断不会从阳春白雪的《诗经》中择取诘屈聱牙的词汇表现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

3 “沉沉(chen chen)”说

贾延利从版本学角度出发,以《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互证,提出了“几几”为“沉沉”之坏字的观点^[2]。理由是:《素问·刺腰痛论》“腰痛挟脊而痛,至头几几然。”“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头沉沉然”;此外,《灵枢·杂病》写作“夹脊而痛者至顶,头沉沉然”。

客观地讲,我们现在看到的完整的《黄帝内经》是宋元后期发现的孤本。由于保存条件所限,虫噬、霉蚀等现象在所难免。所以,这一观点同样有理有据。但问题是,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共用了 3 次“强几几”,都用坏字来解释恐难服人。

4 “几几(jǐ jǐ)”说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提出了“shu shu”为“几几”说^[3]。后又赵绍军进一步补充论证,形成了证据确凿的新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强’几几是汉代南阳方言的原始记录”。“在南阳方言里,‘几’字一般是重叠使用,作为后缀成分,用来帮助它前边的主体词,表明有一定症状但程度较轻的样子。如‘强几几’是指某人因受风寒,项背等部位有点拘强不灵活,活动不太自如,但病情不是那么严重。”^[4]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基本正确。

首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离开语言环境谈文字就会南辕北辙。笔者曾造访南阳,知赵绍军所言不谬。时至今日,“强几几”三个字作为对症状的描述,仍然存在并使用着;其次,张仲景生于南阳,长于南阳,具备这样的语言基础和习惯;再次,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应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如“不中”、“熬”、“唠”、“某某家”等,这些都为“几几说”提供了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但是这一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无法以此来解释《金匱要略》“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中的“几几然”;二是同样无法解释《素问·刺腰痛论》“腰痛挟脊而痛,至头几几然”中的“几几然”,因为“几几”作为词缀只是具有表示“程度”的作用,仅限于修饰其前面的中心词,拿到“几几然”中就讲不通了。

问题的症结何在呢?笔者认为,①“几几说”无疑是《伤寒论》“项背强几几”最恰当的解释。而《素问·刺腰痛论》中的“几几然”由于《太素》作“头沉沉然”,根据考据学简繁规律,这个“几几”是“沉沉”的坏字,确凿无疑。②“太阳病,其证备”,说明栝蒌桂枝汤证要具备“太阳病”的症状。而“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项背强几几”。由此

可知,栝蒌桂枝汤证中的这个“强”或是重度的“强痛”,或是轻度的“强几几”。太阳病应是“脉浮”,而栝蒌桂枝汤证却反而是“沉迟”。为了强调这种特殊情况,行文时,一般要用一个转折连词,但句中却没有发现。笔者认为,问题出在断句错误上。如果我们把“身体强”后面的逗号移到“几几”后面,“然”就不是一个名词——样子,而是转折连词——然而,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郝万山先生查阅的结果:“《金匱要略》的‘身体强几几然’也是有勾的”,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至此,所有问题都合于“几几说”,并据此可以确定“强”的读音。南阳地区是说“qiang jǐ jǐ”而不是说“jiang jǐ jǐ”。另外,作为对病症的描述,“强”是自觉症状,“僵”是客观体征,是僵直不灵活的表现。由此可知,“强几几”中的“强”就是读“qiang”。这一确训不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伤寒杂病论》原旨,同时也给书写和印刷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参考文献

- [1]钱超尘.《伤寒论》“几几”读音正讹[N].中国中医药报,2007-11-22(5).
- [2]贾延利.《伤寒论》“几几”辨正[J].医古文知识,2003,20(2):43.
- [3]赵桂玉.《伤寒论》“项背强几几”当读作“项背强几几”[J].国医论坛,1995,30(7):43-44.
- [4]赵绍军.《伤寒论》“强几几”音义考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2(1):18-20.

(收稿日期:2011-10-30;修回日期:2012-01-01)

[编辑:崔京艳]

石家庄炎黄针灸推拿专修学校招生

石家庄炎黄针灸推拿专修学校是一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日制针灸推拿专修学校。多年以来,我校恪守“严谨、求实”校训,严抓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可谓“桃李满天下”。2012 年我校培训项目如下。

1. 针灸推拿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费 2800 元,7 月 1 日、11 月 1 日开学。课本为大专教材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解剖学、针灸学、推拿学,针法有腹针、眼针、锋针、舌三针、头皮针、梅花针及其适应症。
2. 高级针灸进修班:学期半个月,每月 10 日开学,学费 1700 元,讲授腹针、眼针、锋针、舌三针、头皮针、梅花针的针法及适应症;重点讲授半身不遂、高血压、肠炎、胃炎、妇科病、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
3. 按摩师培训班:学期 1 个月,每月 1 日开学,学费 600 元,讲授保健按摩、治疗按摩、刮痧、拔罐、足疗。考试合格颁发劳动部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卫生部门康复理疗师专业证书。
4. 小儿推拿班:学期半个月,学费 600 元。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广平街 69 号

电话:13131169949,0311-83819019, www.yhzhenniu.com